

人以教育為本，有的人卻望子成龍，下“苦功夫”去教育，卻無意中把小樹苗給折彎了腰，最後釀成了嚴重的後果……

話說李貴，人稱李老頭，他四十五歲時，妻子為他生下了一個兒子叫李新。

李新從小就好動頑皮，在學校裡是天天打架鬥毆，欺負女生，真給老師是頭痛，同學恨之人骨。天天有人上門去跟李老頭告狀，李老頭對付兒子的武器：竹枝條、棒頭都不知道了打斷了多少，最後李新在小學五年級時被學校開除了。

步入社會後，他又變得偷雞摸狗，摔碗砸鍋，打爹罵娘，真是無法無天。李老頭最後除了用暴力，還是暴力，但都以失敗告終。

老伴被兒子鬧騰的不知所措，曾多次去請求幹部來調解，然而不但沒有絲毫作用，兒子卻更加懷恨在心，說自己的壞名聲都是父母給造成的，從此李新成了全村出了名的孽子。不久，李新因偷竊入獄，被判三年。

李老頭的老伴氣恨交加，終於病倒，而且一查是晚期食道癌。不久便離世了。在離世前，始終沒得到兒子的一個笑臉，更別說在床邊孝敬可言。

李老頭性情好氣量大，他始終不信那個邪，慢慢地等待，這個孽子會在某天某日被他的真情感動，會懂事起來的。

李老頭的老伴走了之後，他並不算太孤單，因為他膝下還有一個小女兒叫李麗，比李新小四歲，李麗就像是老伴走後的一夜間長大了。從此她與李老頭相依為命，堅強地生活下去。

轉眼兒子出獄後已近三十歲了，李老頭依然希望兒子能娶妻生子延續香火，他始終兒子雖然走了彎路，但一定會有出息的。

他到處托人，還給女兒施加壓力，讓她在出嫁之前一定要為哥哥的婚事出把力。

或許李新有他與眾不同的一面，雖然本村有不孝之子的惡名，又曾勞教過，相貌也一般，但李老頭委託的介紹人去幫忙說媒，鄰村的一個漂亮女孩還真就選中了他。

李老頭可高興了，簡直比自己結婚還開心幾倍。他忘記了一切的不愉快，為了娶媳婦，他拿出一輩子的積蓄，還違心地收取了女兒的男朋友一大筆彩禮錢，他不管女兒嫁過去還要負責銀行的債務，他也不想管，兒子能有今天，那才是他最重要的。

女兒嫁在鄰村，兒媳從鄰村娶進門，這是李老頭一輩子在人家面前最露臉的一件事。

兒媳進門後，很快有了身孕，並生下了一個女孩。但是，暫時忍住性子的兒子卻還是露出了本來的面目，而且比以前還變本加厲了。

對李老頭的折磨遠遠不止這些，政策有規定，戶主不納稅，家中的工資就會被扣著。李新就故意不交，李老頭的工資就被扣了，李新就威脅父親，如果拿不來工資，他就把父親宰了，再把屍體背到村委會裡去。甚至有一次晚上，還光著身子偷偷摸進父親的房間裡，把李老頭嚇出一身冷汗。

一次次地折磨，再堅強的意志也承受不住了，他終於覺得自己的身體一天不如一天了。

當他快堅持不了時，就來到了女兒家，向女兒訴苦。女兒雖然生活很貧苦，但她對父親的到來，很是開心，

她天天燒著父親喜歡吃的飯菜，幫他洗腳捶背，安慰著父親，讓他安心在她家住著。李老頭在女兒家住了兩個多月，看見五歲的外孫女那麼可愛，他又想孫女兒了，於是提出回家看看。

可是任憑他怎麼心疼小孩，怎麼對兒子媳婦好，卻感動不了那顆石頭般的心。李老頭也曾無數次地思量，兒子為什麼會對家人這樣無情？但卻想不出個所以然來，只得默默地安慰自己：也許兒子是上輩子家中的仇人，這輩子尋仇來了，幸好還有一個好女兒，還好依靠，不然自己真的是活到頭了。

一天深夜十一點多，李新從外面賭博輸了回到家，就來到父親房間裡無事生非，然後將李老頭推出門外，讓他自尋死路去。

老頭還只穿著單薄的內衣和女兒為他針織的毛線拖鞋。他站在門外，寒露後的風吹著李老頭直打顫，屋裡卻傳來陣陣打鼾聲。李

父親兒子女兒



老頭漫無目的地離開家，走在河邊猶豫不決，最後還是選擇了去女兒家避風。

李麗鬧不明白，哥哥這是為什麼？母親在世時對母親也是這樣折磨，對自己也毫無親情可言，要說父母沒教育好嗎，可進了監獄去受教育應該會改變呀，他現在對別人都好，為什麼對家人會恨之人骨呢？

父親說：不用想，我們都是他前世的仇人，我與你母親生養了你們兩個，我們最清楚。他從你母親肚子裡下地就不正常，先是腳出來，後來又是手出來，他就是個顛倒蟲，害得你母親當時就差點沒命，安老輩人講，這叫難產，他應該活不了，可幸好，他與你母親都保住，這難道不是命運註定來折磨親人？父親又將故事重提。

“不，這是胎位不正，在你們那個年代，不會剖腹產確實危險，這並不能解析什麼。冤有頭，債有主，世上不會有莫名其妙的仇恨。”李麗認真的分析。

“有人在背後嚼舌頭，猜疑是我把他從小慣壞了，你比他只小四歲，別人可以這樣認為，但你應該有點印象的，對他的嚴管我可是多你幾倍。我無數次地把他吊起來打，往死裡打，多少次的把他打暈過去，不也就是讓他長記性，他當時還說：你們給我記著，等我長大了一定會報仇。他不就是天生的孽子嗎？我哪裡慣養他了？”李老頭越說越激動。

聽著父親對暴打哥哥時的描述，望著父親的嘴唇上下翻動，李麗的眼前仿佛出現了父母暴打哥哥，哥哥咬緊牙關，一聲不吭的一幕幕畫面……

“爸爸，不管怎麼說都是你在教育上出了差錯，難道你忘了人之初，性本善……。我知道你一定不服氣，你確實沒有嬌慣他，但他幼小的心理和肉體都受到了你慘忍的打擊，使心理扭曲變態，讓他覺得你們心中只有我，而多餘了他，所以他才對全家人充滿了敵意和仇恨，甚至對我更加懷恨。”女兒不顧父親的反對，依然分析著這不解之迷。難道你也懷疑我？我打他也是過錯，不打他也是錯？”父親果然不服，父女倆各執己見，交談不歡而散。

過了兩三個月，李老頭在女兒家裡逐漸開心了。這幾天兒子卻幾次叫人帶口信來，讓李老頭回家，不然就要讓他妹妹好看。女兒讓父親別理他，安心住在她家，一切責任她願擔當。也許李老頭又想孫女兒了，或許是已過三個月了，氣也消了一大半。於是李老頭還是回家了。

半年後，李老頭病倒了，這次李新和李麗一起帶他去醫院，檢查結果卻是心臟病晚期，雖有換心臟的手術，但是還需有同血型的心臟，還要近幾十萬的手術費，加上是晚期了，又已是七十多歲了，成功的機會也少的可憐，醫生建議放棄治療，好好地讓他過完餘

生。

難過不能解決問題，老李頭病倒了，李新沒日沒夜地在賭博。李麗天天帶著孩子趕來他身邊照顧。

有一天，李老頭告訴李麗，等自己走後就把他埋在妻子身邊，讓他去陪伴妻子，因為至從生下這兒子，妻子就沒過上一天安穩日，他覺得欠妻子太多了。

第二天早上，李麗來到父親身邊，沒想到父親已經捧得頭破血流，原來是昨天晚上中了半邊風，使去了半身知覺。

李老頭已經不能起來吃喝拉撒了，也許人活在子孫面前都想多看幾年。李老頭他不想死，他躺在床上總是胡思亂想？女兒只有安慰他，別擔心，她去借錢看看能不能換個心臟。

此話讓聽外的李新聽見，他沖進來當著父親的面大罵李麗：騙人，只會說漂亮話的騙子，給我滾回去！明明知道這是等死的病，還要欺騙自己的父親，虛偽的騙子，父親得花幾十萬，或百萬元才能動手術，這可能嗎？他這樣痛苦，我看還不如給他點安樂死，讓他早日……

“混蛋！你還是人嗎？李麗不等他說完就憤怒直罵……”兄妹兩開仗了，鄰居趕來拉開，然後勸李麗見機回家別管了。李麗硬咽著：我不會離開父親的。

李老頭五歲的孫女在旁邊聽著大人們在說，沒錢給爺爺治病的話，她拿著媽媽的孫搖晃道：媽媽，快去地裡種些錢吧，讓它長出好多好多的錢就可以給爺爺治病了。

李老頭一聽哈哈大笑，他已經好長好長時間沒有這樣真正的開懷大笑過了，轉過頭對李麗說：你聽，我的小孫女多聰明呀，才五歲就知道像你一樣孝順我了。”瞬間好像眼前的一切都與他無關。

李麗的孝心沒有感動病魔，過了兩個多月，李老頭還是走了。當天，她和丈夫為父親守靈，那晚，李新的心好像異常平靜，他問李麗：父親在走之前交代在哪了沒有……還當著妹妹、妹夫的面說，等以後把父親的老房子賣了錢，與妹妹平分的話，這好像是李新第一次能心平氣和同妹妹說得最多的一次話。

李麗也漸漸平靜了許多，父親走了，她什麼也不再乎、不重要了。有一天，聽到父親村裡的人對她說：你父母的墳墓上遭到野豬前來翻了。李麗準備叫人去修墓，這時李新卻搶先叫人動工了，花費了一萬多塊錢，為父母修建了一座豪華的墓地，他沒有去跟李麗提起錢，也沒有叫李麗出點力。

那時村裡還沒幾家修得起豪華的墳墓呢！這讓村裡的人對李老頭的兒子刮目相看，並議論紛紛：看李老頭的兒子變好了，多孝順呀，為父母建造了那麼有氣派的房子，一萬多塊呢，比女兒還孝順！

李老頭的老房子也全給李新賣光了，他對李麗言行了，當然李麗早就忘記他說過的話，只要哥哥一家過得平安幸福就是她的心願，或許這就是大家最好的結局。

李新家又添加了一個女兒，而兩個女兒最後都考上了名牌大學。他從來不曾打過兩個女兒，即使女兒們犯了再大的過錯，他也不會用暴力，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或許也是李新比誰都明白的結果。而李紅的女兒只考了大專。

村裡的人更是对李老頭夫婦羨慕不已：看吧，都是李新把他父母的墳墓修的好，才保佑兩孫女考上了大學。

李新再也不是從前的李新了，對妻兒非常恩愛，家庭過得非常幸福，有幾次他還主動跟李麗打招呼，試著走的更親近。

每次給父母上墳，李麗看著豪華的墳墓，聽著耳邊對李新的讚美，她不由感歎，這真是一個真實的幽默故事啊。

李麗堅定了自己的看法，李新形成擊子手的原因，她曾經跟父親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又能怎樣，父母錯了就是錯了，也許大家都曾經活得太累、太糾結，難道非要等到這種結局才結束嗎？沒有人知道為什麼。

有些事看別人的清楚，自己做得卻糊塗，所以處在糊裡糊塗之中把責任推卸給前世去吧。

律師大廈

這裡是繁華的城市中心，寬闊的林蔭大道上，車水馬龍，行人更是川流不息。大道的一側是中級人民法院。另一側矗著一座10層樓的律師大廈，正上方一個巨型的電子螢幕，變幻著色彩，醒目地映出字幕，每打出一行大字，都吸引著眼球，震撼人心：官司不贏不收費，擁有廣泛社會資源，專攻重大疑難案件，多位資深律師辦案，免費法律諮詢，為百姓做事，全年無休日。律師代理範圍：更是包羅萬象，無所不能其及。說的是服務宗旨，好比如來佛祖從天而降了。而且報紙和電視臺輪番播出這個廣告。

樓上有一人高的6個金字：民生律師大廈。門前筆直地立著兩個高大威猛的保安，目不斜視，像二尊塑像威嚴莊重。陽光下，萬物生輝。

讚賞的眼光目睹這一切，足以讓請律師申訴的人刮目相看。人們好奇地駐足觀望。人群觀望中有一個人名叫趙升的，心事重重。他為弟弟被謀殺死亡打官司，拼爭了10年，竟然得不到立案。多次申訴被公、檢、法拒之門外，請律師都搖頭不予受理，到省、市信訪局上訪，都應付了事，泥牛入海，無人問津。到處受到冷落，備受煎熬。他站在這裡凝視許久，毅然走了進去。

大廳門前一字排開10余名青年男女，穿著筆挺的西裝，白襯衣，一起向他鞠躬，並齊聲說道：“歡迎光臨。”最醒目的地方有一個視頻，是省電視臺著名主持人，趙晰在反復播送著律師大廈的（服務宗旨）。趙升聽的最悅耳的是官司不贏不收費。其中一位年輕女士上前來說：“您請律師嗎？”

“是的。”趙升答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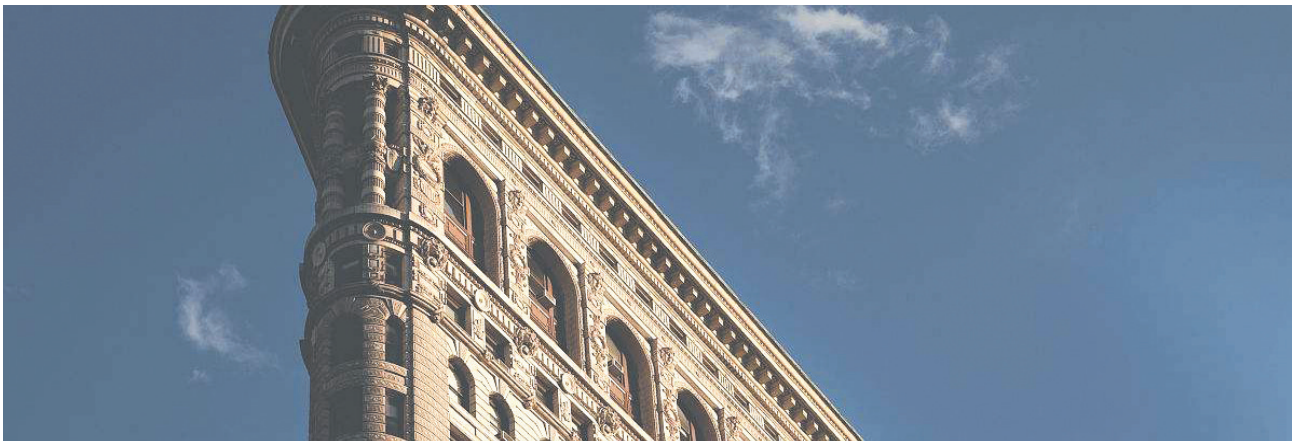
“您跟我來吧。”在她引領下走進一個裝修闊綽的辦公室。這樣的辦公室有10多個，人們絡繹不絕地被接待員領進去，熱情地交談，案情被詳盡地記錄下來。還有一些人坐在大廳的長椅上等候接待。

趙升詳談了案情，同時還遞交了一份案由、案情、證據、申訴請求的控告狀。接待他的女士姓劉，看來是學過法律的行家裡手，對案情的分析很在行。趙升覺得從沒受過這樣的禮遇，過去上告有的甚至稱他為刁民、瘋子。這位女

士告訴他：“這個案情屬於疑難大案，初步看來我們可以受理，並有打贏官司的把握，估計對方要賠償百萬。官司不贏不收律師費，打贏官司收賠償的百分之10。這一切得樓上資深律師全隊要徹夜研究辦理方案，你須交研討費1000元。”趙升覺得如魚得水，一身輕鬆。索性在這位女士陪同下交款。沒料到四個交款視窗都排隊交款，趙升排了10分鐘，1000元交上了。又被那位女士客客氣氣的送到門外，並說：“等我的電話。”

第三天那位女士給趙升打來了電話，讓他來一趟。還在那個辦公室，對他說：“告訴你一個好消息，團隊研究可以受理此案，並有勝訴的把握。如果你同意將報北京總部，由總部專家律師研究，拿出辦案的決策意見，並請高層政法領導批示處理意見。這樣這個案件就通天了。你還得交1000元的手續費。你放心，官司不贏是不收律師費的。”趙升似乎看到了曙光，既然這裡這麼認真負責，態度誠懇，便又排隊交了1000元。又回家等消息去了。沒過兩天又是一個驚喜，北京總部批准辦案了。需交10萬元律師辦案押金，案件勝訴控告人可得百萬賠償金，如果得不到賠償，返還抵押金。趙升一楞神覺得進退兩難了。便無奈地將存摺中的2萬元取出來交上了。那位劉女士說：“餘款8萬元七天內交齊，我們律師就啟動辦案了。”趙升下了決心，就是砸鍋賣鐵，親朋好友中去借也要鐵心把官司進行到底。劉女士笑著說：“進行到這一步了，您可以獲得殊榮，同辦案律師見面了。”趙升覺得打10年官司，頭一次這麼客氣的受到接待，便興致勃勃地跟著乘電梯上了9層。劉女士說：“10層是我們老總辦公室，是禁人的。”

我們禁人律師辦公室，是一位中年女性，高挑個，披肩髮，黑西裝，白襯衣，很時尚的女律師。經劉女士介紹，熱情地同趙升握手，寒暄過程中，律師強調儘快交齊抵押金，儘快辦案。我們有百名律師團隊，有廣泛的人脈關係，強大的社會資源。拿下你這個案子是小菜一碟。趙升心裡頓時產生狐疑，靠人脈關係打官司，豈不是靠走後門辦案。從而反詰到：“中央領導是你姐夫嗎？”律師答到：“這事只能你知道，對外



可別說。”趙升一笑了之。不知她這話是認真的，還是開玩笑。給趙升的認象，盡是吹噓說大話，沒有律師的氣質。從辦公室出來，劉女士問到：“我們的律師怎麼樣？”趙升隨口說到：“我看她是家庭婦女，老娘們。”

又回到一樓辦公室，趙升覺得很難預料，辦案過程中還會出現收費的新花樣，便對劉女士說：“我還有個疑問想問一下。”劉女士說：“問吧。”趙升沉思了一下：“我交齊了10萬元抵押金，還有什麼費用要交嗎？”劉女士是個實在人，她說到：“辦案中調查、取證、應訴發生的食宿費、差旅費，都是有票據的。你們必須及時付款，律師本人不能墊付，可能影響案件進展。”說到這裡趙升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這意外的費用可是沒有限額的，報銷的票據好弄，花多少錢是個無底洞，不由得心火上躡，頭上冒汗了。自己遇上的是迷魂陣，踉蹌了一下，身子驟然抖了起來。劉女士急忙問：“您怎麼了？”趙升鎮靜地說：“有點感冒，回家吃點藥就好了。”趙升回到家滿肚子悶氣。律師的水準他信不過，靠的是人脈關係，走後門辦案。更不靠譜。官司沒打就收錢，打官司過程中的花銷還是個未知數，打不起這個官司，讓他苦不堪言。不僅前還差8萬元拿不出，今後的費用更是承擔不起。眼淚奪眶而出。寧願不告了，盤算著怎麼退回那2萬2千元錢吧。那可是唯一的積儲。滿腦子的傷心、懊悔、絕望。第二天一點精神也沒有了。找到劉女士，便得逢場作戲了。述說心臟病復發須住院治療，官司不打了，退錢去看病，以後有了錢再請你們繼續打官司。趙升近80歲的人了，身子虛弱得臉色蒼白。劉女士好言好語地勸說，不要半途而廢，剩下的8萬元錢，以後慢慢湊也可以，退錢很難辦了。趙升急火攻心，心跳加速、煩躁、不安，臉色變得紙一樣白，心像刀絞痛得渾身顫抖，眼裡噙著淚水，暈在了地上。

劉女士嚇壞了，慌忙給領導打電話，說明了問題的嚴重性。劉女士把領導的決定轉告趙升：“答應給你退款了，一個月以後你來取款，現在資金緊張。”

一個月以後，趙升跌跌撞撞地來到律師大廈，答覆是領導出門了，過二天再來。又過了二天，答覆是再等二天。趙升氣得臉上烏雲密布，鼻子都氣歪了。勃然大怒，罵到：“你們而言太冷酷無情了，不打工司還收費，你們不是民生律師大廈，是坑民大廈！今天不退款我去市政府告你們。”當時前來辦理委託律師打官司的正十分火爆，周邊幾家律師事務所門庭冷落，被打官司的人都集中在“大廈”這裡了。“大廈”的領導怕影響他們的生意，急忙將趙升安排在辦公室進行了一番安撫，而後說：“為了你這個案子我們沒少花費人力物力，造成了一些損失，而且是你違約在先，扣你5000元錢，減少一些我們的損失，如果你不同意，錢退不了。你若控告我們，敗訴的是你，你一分錢也得不得著。”

趙升覺得最煩頭的就是打官司，面臨走投無路的地步，見好就收吧，點頭同意了扣款。財務的會計說：“先收那2000元的研討費已經花掉，抵押金扣除5000元退返15000元。你在收條上簽字取款吧。”趙升顫抖著手，歪歪扭扭地寫上了自己的名字，取錢回家了，白白損失7000元大病了一場。

半年以後，短命的“民生律師大廈”人去樓空，老總馬鼎臣攜兩億款失聯了。原來這是一個以各種名堂只收款不辦案詐騙錢財假冒的辦案坑民大廈。趙升聽到這個消息後，恨得咬牙切齒，同時慶倖自己收回大部分投資。拄著拐杖腳步蹣跚地來到律師大廈，想看一看如今敗落的景象。沒料到2000多人義憤填膺地在這裡集結，人們惶恐不安、暴怒地打著討還血汗錢的橫標，高呼著口號，憤怒的人們用石塊、磚頭投向緊

鎖的大廈門窗，發出玻璃的破碎聲。人群中發出駭人的叫喊聲。門前大道上人越聚越多，被人們裡三層外三層堵得水泄不通，對流的車輛停滯在大道的兩端有數千輛。這時傳來警車的笛聲，武警部隊、防爆部隊和員警有一千多人一起擁過來維持秩序、疏通車輛。可是毫無作用，聚集的人越來越多，情緒像海浪風起雲湧。局面很難控制。

這時一台警車的高音喇叭響起：“市長來跟大家講話，肅靜！”警車旁站著一個人，一個凝重的聲音說到：“我代表市委、市政府鄭重地向大家宣佈：一、律師大廈事件被正式定位詐騙案，已經發出緊急通緝令，開始追查大廈的犯罪老總和有關犯罪嫌疑人，嚴加懲處。二、現已查封律師大廈的銀行帳號和所有資產。所得財務返給受騙人，減少人民群众的損失。三、此案由市公安局經偵大隊處理，成立了專案組，有任何訴求到那裡反應，設置有接待室。四、有政府辦案，不要採取擁堵馬路，群體集會的形式影響正常秩序。五、對於個別擾亂正常秩序，不聽勸阻的，要依法處理。有異議的不同意見者到公安局經偵大隊解決。”……這時武警部隊、員警和防爆部隊開始疏散群眾，不出10分鐘就疏通了汽車通道。

一年之後。電視臺和當地報紙，同時報導了一則新聞，全市人民關注的律師大廈詐騙斂財案，經中級人民法院審理，大廈老總馬鼎臣屬於黑社會性質，涉嫌謀殺人命案五起，在律師大廈及其它詐騙活動中斂財非法資金近10億元。馬鼎臣因罪行嚴重，判處死刑。趙升最為興奮的是被謀殺的五人中就有弟弟趙光，揭開了死因真相，經濟上得到了撫恤。趙升突然收到公安機關的電話：告之在律師大廈被詐騙的7000元錢，除了被大頭揮奪之外，只能退回2000元，請來領款。趙升滿臉喜色咬牙切齒得說到：“2000元我不要了，多買些子彈打在馬鼎臣身上，以解民憤。”他掛了電話。